

在同事眼中，台立业心性平和、心胸豁达。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遭遇不公正对待，工资也因此下降幅度太大，他依然能不受影响地工作。只是生活步履维艰，他不得不卖掉藏书，换得一点生活费。他坚持原则，免费为朋友鉴定文物；他守住底线，家里没有一件文物收藏品。



赖非



台立业



台立业(左)在工作中

遭遇不公受到排挤 生活艰难卖掉藏书

山东省文物总店的刘承浩讲了一些台立业鲜为人知的往事。

1957年，台立业因私下评论领导不懂业务，被划成“右派”，到山东省文物总店时还戴着“帽子”。月工资从50余元降到28元；在其他方面也遭受了不公，如工作上遭到排斥、语言侮辱，不被允许参加合影等。刘承浩说：“店里个别人根本不把台立业当职工对待，脏活累活都是他的。”有一次，店里的一块墙面油漆需要除掉，就安排台立业来干，还是新学员的刘承浩便去协助。“我们不知道火碱的厉害，戴着线手套，在脸盆里攥水刷洗墙面油漆，等干完活后，双手都成了黑的，火辣辣地痛。

我们赶紧用凉水冲洗，才避免了一场更严重的伤害。”刘承浩说。

有一次在食堂，台立

业买了一份2角钱的荤菜，便遭到别人的当面训斥：“你工资这么低，还吃这么好的菜。”

环境如此艰难，很容易令人萎靡不振、影响工作，有些极端想法，在普通人身上是难免的。“这些问题，在台立业身上都不存在。”刘承浩明确地说，“台立业是个心胸豁达的人，他没有把‘右派分子’这件事看得那么重。即使受到了一些打击甚至是侮辱，他也能从中走出来。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怎么工作还是怎么工作。我俩办公室挨着，中间有一扇窗子，经常交流，很聊得来。为此有人还说我，跟一个‘右派分子’走得那么近，也不知道划清界限。”

因工资大幅下降，台立业生活步履维艰。他有条穿了许久的绒裤，因买不起新的，只能由嫂子高燕华补了再补，一层一层补多了，到最后这条绒裤居然能立起来了。刘承浩和崔明泉都曾说：“你这条绒裤要好好留着，将来绝对是一件忆苦思甜的好东西。”刘承浩夫人梁宝霞说：“台立业那时穿的衣服，没有一件不带补丁的。”

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，台立业不得不来到济南中山公园旧书市场上，卖掉藏书，换得一点生活费。

迎接上级领导考察 扯对联举动成趣谈

上世纪80年代，兖石铁路准备开始建设，要对沿线先进行考古钻探。刚毕业不久的赖非带领一帮年轻人，承担了西线的考古钻探任务。临近春节接到通知，考古队不放假，驻守曲阜颜庙复圣殿旁边的一排临时工房，整理考古图纸和钻探资料。可过年就要有过年的气氛，书写对联不可缺少。赖非想了两天，突然灵感来了，立即裁纸，写下了“四海为家没有家，一年到头不是头”，横批“今日过年”的对联，年轻人热热闹闹地贴到了门上。

春节过后不久，国家文物局一位领导来曲阜考察“三孔”，省文物局派台立业全程陪同。上午9时，他们进了颜庙大院，走东路，不一会儿便来到复圣殿东台阶上。站在这里，一眼便看见了小院门口的春联，字大纸红，特别醒目。不知怎的，这位领导竟下了台阶，径直走到小院门前，端详起春联来，全然忘记了考察。领导看了半天，一句话也没说。台立业的心立马提了起来。

“一年到头不是头”，这不是牢骚吗？台立业连忙解释：“考古队年轻人瞎写，什么也不懂，领导别介意。”随手把春联扯了下来。

几天后，台立业回到济南，还把这件事认真真向局领导做了汇报。领导的表态不得而知。这是赖非在《考古拾趣》中所记载的一段故事。

赖非在笔者拜访时解释，那年国家文物局来的领导喜欢书法。当时他站在颜庙台阶上不走，其实看的是字，而不是对联的内容。“但台老师不知道，以为他专注看我书写的的内容，随后就发生了扯对联的事。”赖非笑着说，“那是台老师在为我担心，爱护我。”

朋友介绍鉴文物 坚守底线不收费

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国家对公务人员住房制度实行改革。台立业所住省文物局的宿舍，三室两厅，一百二三十平方米，要交近10万元的房改款。这下把他难坏了，他和老伴的退休金都不高，除去日常开支，剩余积蓄不足以承担这笔费用。经过自筹，又临时借了一部分才算凑齐。

经过此事后，有一次，同事朋友跟他交流：国家都搞市场经济了，很多领域实行有偿服务，他再给人家鉴定东西的时候，可以适当收点费用，以补贴家用或应付亟需。

听到这话，台立业的表情一下子凝重起来，稍思片刻后说：“不管是本地的，还是外地的，凡是来找我东西的，不是单位同事牵线，就是朋友介绍，我如收了费，这些情分就没了，即使自己紧巴点，也想维系好和同事、朋友的关系。我坚守一个原则，就是一律免费看，坚决不收费。”

台立业从事文物考古工作50余年，自己收藏点文物是非常容易的事，但在他的家里却找不出一件来。坚持考古工作者的从业底线，他做到了。

